

被耽误的作家们

□朱朱

看到小女在电脑上写的随笔日记,惊叹她的水平突飞猛进,跟从前写的天壤之别。小学刚开始看图说话的时候,语言真挚可爱,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到了初中迅速进入完全不知道如何写的状态。再看看老师发的优秀作文就气不打一处来。只要是一个好词好句受到表扬,所有孩子都会用上,一大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像工厂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产品。还有阅读理解,作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意被拆分成什么样子,拿来一篇文章先去照个X光,原本一个活生生的人,放在老师的教案里,就成了一堆白骨和脂肪碳水的混合体。

忽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身边的老师朋友,地理、历史、政治老师的文笔,哪怕是数学老师写的文章,可读性也比语文老师写得要强。不是对语文老师有偏见,事实上他们很认真很敬业,但教出的孩子写作文,也许只有高考会买账。但是人生不仅仅只有高考。

我们长期以来对写作的认知有局限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写作纯粹是文科的事情,借助文字抒发一下情感,阐述一个观点、讲一个故事,部分理科人士也将论文写作看作是一种文科的技能运用。但其实呢,写作是所有人必备的一个社会性技能。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教授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到:“在这个文字密集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其实,读写素养不应该也不能仅仅依赖语文老师,只在语文课堂上培养。因为读写素养不只是读写,其背后渗透着一个人严谨的沟通模式和思维能力,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思维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养的。

有一本书里提到,假如学会在各学科里引用作文的模式去解答题目,对于学习大有好处。之前有数学作文的说法,几年前还完全不能理解,现在就理解了,抛开简单的算式,用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用词准确的文字表述,不但有利于教师批改,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大费周折甚至是啰唆的文字答案背后是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昨天一个朋友在微信上跟我吐槽,说最近公文任务太多了,她原本就是学生物的,感慨不知怎的就走上了码字的道路。下午开会去得早,在门口跟人聊了会儿,发现周围写材料的除去一个原来是老师,其他的都是理工科,一个学工路桥梁的,两个学物理的,还有一个学的是财会。原来会分析会思考的理科生跟严谨的公文工作匹配程度不亚于文科生。

人都是在不断分析的过程中才会加深认识,任何一种标的的分析都一样,生活、人,包括数学。同时,这种分析须在跳脱固定模式的自由状态下,才会发挥其最好的作用。只是我们从前都懵懂,只会在很小的范围里跳格子玩儿,假如把时间花在多学科作文的表达上,估计会成就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作家。

芬芳
一叶

稻城亚丁之秋 刘亚

致敬老师

□毛文文

老师你好——
你是校园的一泓清泉
在初春融化着冰雪,昭昭波光
照亮前方的渴望
一排排小树苗在你把大地润湿后
拨开题目的迷雾,拥抱阳光

你精心酝酿着每一个四十五分钟
让活力和激情涌出
让爱和智慧轻轻抚摸、覆盖
你没有私欲杂念的河床
义不容辞地奔流向前
快乐的鱼儿跳跃

春天的种子萌芽
而你,含着露珠的年华
在三尺讲台上
像粉尘一样从枝头飘零
每一次转身,你的仆仆风尘
带着温度带着莹光
又返回春天清澈的模样

目送,满是牵挂与信赖

□明前茶

他没有想到,儿子去广东上大学之后,失眠的人变成他了。常常,大约到了半夜一两点钟,长江上拖船的鸣笛声刚刚止歇,他刚要蒙眬睡去,就听见南飞的雁阵发出“嘎嘎”的叫声。

2020年9月,他们夫妻双双跑去广州送儿子上大学,因为疫情关系,家长不能进校园,于是,儿子跟着前来迎新的学长,拖着行李箱、肩扛被窝卷,自由潇洒地挥手离去。他和妻子,像送考的家长般眼巴巴瞅着,指望儿子回头看看,但兴奋过头的新生们几乎没有谁回头的,在无数万向轮摩擦滚动的声音里,他看到,有孩子高举右手,做出“哦耶,自由了”的手势。

他回来就失眠了,追问儿子学校伙食如何,授课老师是否亲和,加入社团后与学姐学长们的关系如何,更关键的是,与室友们的相处如何。

儿子大多以“嗯,还好。”“别替我操心了,我已经成年了”来敷衍回答。

他有点失望,唯一的办法是每天三五回到儿子的社交平台上去张望,微博、知乎、微信朋友圈,有时,儿子的动态很多,他在戏剧社里演国王,似乎很喜欢演公主伴读的那个女孩;他参加了动漫社,一直在为cosplay的服装难买而头疼,“为什么绝大部分服装都是洋娃娃式的女装?”他贪婪地选了不少选修课,就像从未见过大江大河的人,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他评价某些选修课教授的学问与风度,就像粉丝见到了爱豆;他埋怨室友的卫生习惯不好,害得他变成了那个总要在午休时间扫垃圾拖地的人;他抱怨室友半夜打游戏吵着他了,他忍耐了好久,为学校忽然出台在23点准时熄灯的政策鼓掌叫

好,然而,不到十分钟,这条消息就被他自己删除了。当爹的看到了,不知道为何,耳畔响起了TVB的经典台词:“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一开始,他尝试以自己近50年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儿子,让他无论在学业、人际关系还是兴趣培养上都少走弯路,多跑捷径。可儿子的反应并不热烈,他的谆谆教导,像使咏春拳的人打在了棉花上。他自嘲地想,人年轻的时候,上山哪里肯坐索道吊椅,哪里肯走开辟好的官道?总要找一条野路,披荆斩棘手脚并用才过瘾。他后来就不敢追着儿子教诲了,怕他再去唠叨,儿子立刻把爹娘拖入了“朋友圈动态不可见”群体,那么,儿子遭遇的困境、收获的喜悦,他就再也触碰不到了。到那时,他的心岂不是更空?

就这样,他心里在为与儿子沟通的尺度辗转反侧,他的睡眠变浅了,夜夜听到拖船去往远方的令人怅惘的鸣笛声,听到湿地芦苇与邻近蒲棒的摩擦声,听到野猫召唤奶猫们的叫声。一个午夜,南去的大雁们又嘎嘎叫着飞过楼顶,他干脆起床、披衣,拿着儿子留下的望远镜,去阳台上观察南飞的雁群。

他吃惊地发现,半夜一点半的天空,并不是墨黑的,而是被江水与星月,衬托成了玉盘般的鸦青色。在这样苍苍茫茫无边无际的天宇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字形的雁阵如何整齐庄严地掠过头顶。他不仅能看到每一队大雁有多少只,还能在望远镜里看到头雁笔直向后的双腿,与尽力伸展震颤的翅尖。他知道,在一群大雁中,头雁是破风者,它将以翅尖上的上升气

流,帮助后面的大雁省力,它将面临更多的体温散失,面临更多的能量消耗。他不知道应该赞美头雁,还是心疼它、可怜它。

就在他仰着头胡思乱想之际,妻子拿着大衣出来给他披上。他没头没脑说了句:“大雁成群结队地往南飞,有一个月了吧。我一直睡不好,担心儿子当了头雁,太累,又担心他当不了头雁,变懒,没出息。你瞧,当爹的心,就是这么矛盾。”

妻子陪他默默地站立一会儿,默默地举起望远镜看又一股雁阵飞过,忽然,妻子把望远镜还给他,催促说:“快看!快看!我瞅见头雁正在与后面的大雁互换位置。身强力壮的大雁,恐怕每一只都有当头雁的机会,谁都不会累到精疲力竭。它们自有一套轮换机制。作为一头‘老雁’,咱能不能且放下一半心,学着别为年轻大雁操心了?”

哦,放下牵挂是很难,不过,在亲眼看见下一群大雁也在互换位置,头雁转眼间就被保护到后面的托举气流中,他倒是结结实实睡了几个好觉,好几天都没有听到南飞的大雁鸣叫扰动的声音了。有意思的是,当他不再追着儿子问长问短时,某一天,儿子竟然发来了微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爸,好几天不见你和老妈的消息,你们是完全对我放手了?虽然,盼这天盼了很久,但感觉要独上征程了,心里还是有点彷徨。等我放假回来,咱俩还有没有秉烛夜谈的机会?”

他默默点头。他暂且没有跟儿子说起的一句承诺是:虽然老雁的羽翼已经变弱变稀,可是,如果需要我为你抵挡片刻“头部飞行”的风寒,我会站出来的。

紫琅
诗会玉兰
一瓣